
不重磅記者自留地 深度

一個失落的油雞佬

我說，那是豬的血、你的汗；屠房殺了豬，救了你。



2012年10月11日，市民在公園眺望澳門氹仔。

2023-05-07

不重磅記者自留地

【編者按】「不重磅記者自留地」是端傳媒新開設的專欄，由來自不同地區的記者輪值書寫。這些故事也許並不重

磅、也非必要，卻是記者生涯中，讓我們心癢難耐、不吐不快的片刻。我是本次值班的記者A，有一天，父親對我說，「那你訪問我吧，寫我也行啊！」

父親又睡着了。他像蛇，或蟲一樣的去骨動物，以攤坐的形態在沙發上睡着。他戴着有線耳機，嘴自然地張開，呼吸着。右手的電話還拿得穩穩的，裡頭抖音短片一直在播。

我叫了他幾聲。他從夢裡醒過來，眼睛有點迷離，像是搞不清自己在哪裡。「回房間睡一會吧。」我說。「嗯。」他半清醒應道。但他沒有這樣做。他兩手抵住沙發，把自己撐直一點，調整坐姿，繼續看手機，再等待下一次睡着——這是他放假的指定動作。

父親今年55歲，澳門燒味師傅，俗稱「油雞佬」——在廣東酒樓，熱廚房分有廚房佬、點心佬和油雞佬。前者負責熱炒小菜，後者全包燒豬鴨叉燒和油雞。他入行40年了，還有5年就要退休。

他沒太多朋友，主要是萍水相逢。放假多數是平日，沒地方去就待在家裡。有時候，他會主動約人喝咖啡：「喂，肥仔文啊，有沒有空啊？出來喝喝咖啡囉。」但即興很少得到回應。「喔，這樣啊，那下次再約囉。」我聽後心底替他感到失落，但他總是一臉無所謂。

他有三個女兒，全都活得出奇不意：大女讀書差，家人常擔心她畢不了業，但最後叫人大跌眼鏡，當了老師。人工高福利好假期多，每個月準時交家用，簡直孝順。二女讀書考第一，一直被看好，誰都說她是能出人頭地。但可惜不孝，當了記者，沒錢就算，還到處跑。前陣子還跑去了菲律賓，他叫她不要去，她沒聽，幸好回來沒穿沒爛。三女大抵是個意外，她跟二女差九年，目前還在讀中學，反叛期第四期。他老了，只要她沒學壞、能畢業，他管不了那麼多。

再來是他老婆，二人同年，但性格完全不同：職業型女性，正職保險、副業地產——都能賺錢。這讓她有底氣，不用靠老公，喜歡跟朋友去旅行就旅行；更多時候，還可以挖苦他，「講這麼多幹嘛，誰叫你以前一出糧就全給何鴻燊啊？」

父親以前好賭、愛賭，賭到家嘈屋閉，老婆受不了，差點要離婚。在我初中的時候，祖母時不時就要我選：阿爸跟阿媽，你跟哪一個？我很會看人眉頭眼額，「當然跟阿爸啊！」我根本不用認真思考。祖母滿意地點了點頭。





2022年10月6日，澳門的市場內出售雞和鴨等燒味。

1

80年代，大陸搵食艱難。祖母帶父親和弟弟坐四個小時大巴，從江門先到珠海，再過澳門。那年父親12歲，超齡讀四年級，學過兩句葡文。但很快就無心向學，成績不好，乾脆早早出身養家。

15歲，他先到紡織廠學裁床，沒一個月就轉行做燒味。當時祖母在酒樓洗碗，知道燒味師傅招學徒，便叫兒子拜師學藝，700元一個月。父親沒想過自己喜不喜歡，也沒想過累不累。他只知道目不識丁，沒有一門手藝，無法在社會生存。

祖母說從那時開始，他就像一頭牛，一直捱。酒樓開7點，他凌晨5點要回去熬粥，天天指定動作醃叉燒，劈豬斬燒味，一做就做了4年。他自己偷師，看看師傅怎樣燒。落場去咖啡室兼職兩小時，時薪9元，把工資全給祖母。

20歲，他出師。師傅放他出江湖，介紹他到別的酒樓做，錢多賺一點。做了一個月多，香港的簽證批了，全家又遷了過去，跟祖父團聚。那是90年代，父親在名氣大的酒樓打工，人工比澳門多一倍，6000元一個月，他付4000元家用。全家人一起供房子，決心在這裡落腳。

父親記恩，每次放假都會回澳門找師傅。在朋友介紹下認識了我媽。他揚了一下眉，說算是一見鍾情，經常坐船過來找她。那時候的愛情很簡單，即便隔了個海，也沒想過放棄，「她又OK，沒有說不happy。」兩人就註冊了。

他一直想把我媽帶去香港，可她不喜歡香港的節奏，他也不想回澳門，賺少一點不甘心。兩人決定分隔兩地，周末才見面，這樣不用委屈任何一方，皆大歡喜。然而事實證明，這是最不好的決定——那是爸的罪、媽的恨的開始。



2012年10月10日，澳門，一名工作人員清理餐廳內的桌子。

2

在千禧年代，父親任職的酒樓開始往外擴張。日本是集團首個盯中的市場，用香港1.5倍的薪水招人過去當開荒牛，我爸是其中一個。雖然一開始去是為了人工，但除了寄錢回香港，他根本存不了錢，也照顧不了我們。以前我在小學，聽得最多就是他的單車坐墊被偷。後來聽祖母說父親在那邊活得窮、活得苦，我都以為錢都是不斷買坐墊去掉的。相反，同期出發的點心師傅在兩年間存了五十萬。父親笑他，用坐牢來形容，「他每天在宿舍看書而已」，說他不懂享受。我不同意，但聽完就算。

一年後，公司不幫父親續約，叫他回香港，父親說一點也不意外——日本人吃開拉面叉燒，吃不慣中式燒肉，餐廳沒生意就自然遣散。但他並不想走，他早就習慣了新生活——「像一個浪子，周圍盪。」他很喜

歡日本，一個繁華與鄉情淡雅共存的地方。後來我才知道，原來浸溫泉和夾公仔就是他的紙醉金迷。所以他什麼都沒帶走，除了「Konnichiwa」。

可是他的機遇很多。回港沒三個月，公司又說要人去澳洲。為了讓「浪子」之名坐實，他行李沒卸好又坐飛機走了。在我眼中，這種舉動很瘋很帥，但在我媽眼裡，這就是個名副其實的壞男人、不負責任的丈夫。但父親沒有管，他喜歡自己。只是自己還嗅不到氣息，東京的浪子到了南半球會變成流浪漢。

澳洲地大人少。周末是外國人的家庭日，父親沒車，也不懂英語，放假只敢在家門口打發時間，「悶到你抽筋」。他形容，那是個靜得連烏蠅飛都聽到的「世外桃源」。我猜他是用錯了成語。後來悶到變大膽，他就在城市大亂走，說自己似足個流浪漢。

人日一不得不提，他工作十分順利。燒肉到了澳洲火爆熱賣，移民的人都在中餐館吃鄉愁。那時師傅看得起他，說要幫他全家搞移民。他從來不信命、只信運，但這一次迫他走的，是天意。

一次，父親在廚房發生意外，被熱水燙到的腳腫成豬蹄一樣。但他不諳英語，進了醫院雞同鴨講。他趕緊買機票回來，是說廣東話的香港救了他一命。自此他就認命，由流浪漢變回打工仔。有時他認真會皺眉，望住我說：全世界哪裡都一樣。



3

回來以後，也許是往外衝的那團火早就滅了，父親甘於平淡。又或者說，當年的大運和機遇已經過了，也再沒有來過，他沒有別的出路了。於是，他自己創造命運，開始賭了。

十個當廚房的，至少五個都賭。酒樓工作忙、落場悶。同事聚在一起，要不在後樓梯睡覺，要不就賭錢。撲克牌十三張、三公，一局一百多、兩百元，小賭怡情。但人總不是那麼能自控。一次，朋友帶他過大海，那時澳門只有舊葡京一家賭場，他像進了大觀園，知道真正的「賭錢」是怎麼一回事。

一開始，他投注兩三百，後來都一千一千扔下去。他跟我描述，賭錢的心態是這樣的：輸錢了，就懊悔醒覺，立定心腸戒賭。但睡醒以後就打回原形。不行，還是要把本金贏出來，越追越深。那是得失心作怪，放不開。

後來祖母患病，比起香港，澳門對老人的醫療福利不錯，全家決定搬回去。那年2007，我小學五年級，10歲。對於父親來說，身份認同是流動的，以前他是香港人。2008年，澳門開始「派錢」，那一刻，他開始是澳門人。

人都在澳門了，更沒理由不賭。他一下班就去新葡京，準時到像上班一樣。父親賭得越來越兇，一出糧就去賭，每天都帶一兩千去。輸光了，回家拿錢再去賭，他說這個行為叫「趕水」，他試過一晚趕三次——趁老婆睡着了，就偷她錢包的錢；在天光之前籌回來，塞回錢包裡。我媽當然知道，有時候兩人半夜會吵架，計劃離婚。那時，我中學常常睡眠不足。

父親雖然走火入魔，有時候卻很清醒。不管多想賭，永遠不跟那些賭場裡盪的人借，他說，那些是牛鬼蛇神，借那些錢就死定，「你輸光最多不會有麻煩，就算幾不開心也好，最多等出糧又去賭。」睡醒又是一條好漢。

人們說，賭場沒有時鐘，才能讓賭客賭到不知時日過；賭場佈局又像個迷宮一樣，讓人沒有方向。澳門那麼多賭場，父親都去過了，不過他強調，有些只是進去見識一下。最好賭的是永利：高檔，安靜。他重覆一次，永利是最高檔的場。

我不懂得賭的樂趣。記得以前大學，曾經在威尼斯人的連鎖時裝店上班，時薪50元。那時正值新年，打算和同事下班就去「發個新年財」。但一走近賭枱，最低投注額都要200元，算了一下，是四個小時的人工。我捨不得，最後都沒賭。

我問父親，賭有什麼吸引力？他說不知道，熬居居。賭到後面，面對贏輸都麻木了，「是沒有目的的。」他後來領悟出來：賭錢是一種癮，贏錢只是一個過程，真正要的是興奮刺激的虛無。

後來他戒賭以後，休息無聊會去看別人賭，「那些外省人下來賭百家樂，未開牌之前好開心，不得了。一分鐘前笑到、個人happy到不得了那種……」他窮盡詞匯去形容。「但牌一開之後，整個人立即收聲，站在那邊，出不了聲。再來一局又是這樣。」他語帶可惜地歎氣，「賭錢好邪的。」

我知道，因為他已經完全離開那個群體，所以現在能完全以旁觀者的姿態、超脫地回看賭錢這件事。現在進去賭場，他看看就會走，不會落注。「就算好有把握贏：99%，我都可以控制得到完全不賭。」他是真的修心養性。



2013年7月29日，澳門住宅區的一條街道。

4 父親正式戒賭那年，已經49歲，中晚年才開始發奮。

家裡人已經不願意借錢了。在我中學時期，父親常去幫人替工，後來直接打起了兩份。第一份，碰在節日

別後，晚上11點到餅店幫忙做餅，搵麵糰，打蛋糕，從凌晨做到天亮，時薪只有70塊。

後來澳門天鴿，報紙說屠場招人，一天只上兩小時，有9000元一個月，他就去了。每天四點半，城市都還在睡，他就要起來，五點回到屠場，七點下班。每年他都說辛苦，再做兩個月就不做了；結果六年了，都還在做。

屠房地方很大，工作的不止50人。一人一個崗位，原子化地工作；每天400隻豬，機械式地死亡。之前看過一些影片，說豬是怎樣「人道地」被宰——豬送上輸送帶後，兩塊電極板會夾住牠們的頭，一通電就暈過去，再滾去放血，全程快速、無痛。但豬聰明，牠聽見前面的同伴在吵、尖叫，便知道自己要死。有些會逃命，跑到父親那邊，但他救不了牠。

接下來便是一場腥風血雨。這邊是以人手電擊。有時候豬沒徹底暈過去，放血時會一直在跳。目睹生命的死亡，父親說是很慘，但他還是會吃豬，「那些是畜牲來的。」他說。

徹底死了的豬，會被拿到機器裡高速脫毛，摘掉內臟再過水池洗乾淨。父親負責把鈎插進豬腳筋裡，把水池的豬送上運輸鏈。豬一隻不止200公斤，我說，你手會勞損。他說做久了，開始懂得借力：把豬放深水一點，鈎子一下插進去，再利用水池的浮力把豬送上去。父親說服我，這個崗位算是最輕鬆。有次，他做得腰疼，但不知道為什麼，回到屠場把豬吊來吊去，腰就不痛了。他說，上班像在健身，多爽。豬就是他的啞鈴。

五年了，從進去的第一天開始，他就從沒有賭過。我很想知道，「為什麼進了屠場就不去賭了呢？」他也不知道，「沒人教沒人講，自動看透。」

我想起早前一個受訪者。他在80歲那年，早上吃過最後一根煙，就把幾十年的煙癮戒了。我問他難不難，他說一點都不，根本上就是心癮。後來父親說，可能賺的都是血汗錢，捨不得賭；從此看電影成了他唯一嗜好。

我說，那是豬的血、你的汗；屠房殺了豬，救了你。他說不是，是天鴿救了我。





2022年12月16日，一名市民帶兒子遊覽噴水池。

5

早前他生日，我和姐姐夾錢送了一部iPad給他，第一是想他看影片能舒服一點，畢竟是個比手機螢幕大四倍以上的享受。第二是想他看些有營養的東西，比如Netflix——至少比抖音有營養。

2020年，我從香港回來，回家看到兩老在看抖音。我叫他們不要看，上面很多虛假、空泛、博人眼球的資訊。他腦波弱，很快就答應了我，後來還跟老婆說教，「抖音的東西你也信啊？」但其實沒有，他們很快就打回原形。你很難改變一個人的習慣。抖音一開打就可以刷上一整夜，但Netflix你還要有一點點個人意志去選片。我不是說父親沒有，只是他懶得選。

講到一半，電視剛好放香港警察招募的廣告。他指着電視說：「6月18日啊，你去上網看看吧，不要再沙沙滾啦。」沙沙滾，說的是我吊兒郎當，不好好找一份安穩的工作。而在父母視角裡，沒有工作比起公務員更安穩。但他還沒搞清楚狀況。你不記得2019年發生過的事嗎，怎會還叫我考警察呢？我花10分鐘給他解釋，現在考警察的門檻降低的原因。父親不發一言。

「那不考警察，還可以考出入境和海關之類的啊？」他語重心長，「你這個年紀就要搏殺，多搵錢，不要浪費青春。」我敷衍地點點頭。我知道，他疼我，不想我老來沒錢，像他一樣。

這次回來，除了發現父親白髮長了很多，還感到他很愛追悔過往：如果當年有買到那個舖位，現在都值千幾萬，收租三四萬，發達了；如果當年沒賭錢，現在也不會這麼可憐。我媽聽見就會挖苦他，「說來有什麼用啊？你整輩子就是這樣，沒膽子，只會後悔。」我和姐姐嘗試調停，過去的事就不要提了。父親打斷我倆，「不是啊，她說得對啊，她就真的目光遠大。」突然為老婆護航。

他總是覺得自己是人生失敗者，拒絕一切誇獎。比如他能左手拿筆，右手拿筷子吃飯。我誇他，左右開弓的人都很厲害。他馬上反駁，「厲害什麼，我簡直是失敗者。」他不習慣被人讚，謙虛到卑微。我聽說過，幽默調侃，其實是安撫自己傷痛的一種方法。

他為什麼卑微呢？因為一無所有。活到這個年紀，什麼都沒有，要重新來過。但是因為屠房，讓他重新存了一筆退休的錢。



2017年8月27日，颱風天鴿襲擊澳門後，一棵受損的樹後面可看到金沙賭場。

6

今年是他跟老婆結婚30年。但什麼時候結婚？哪天結婚？「我真的不記得了。」父親羞澀地說。我不意外，因為他是一頭牛。老婆在旁罵他沒心肝，白眼差一點翻了出來。旁人都嗅得出酸溜的味道。

他老婆時常在怨，現在的房子太小了。三個女兒都長大了，佔的空間越來越多，雜物也是。她想換樓，至少是有升降機的。但父親不想，都這把年紀了，還供什麼樓，「靠苦力供就沒機會了，中六合彩就有。」對他而言，現在的目標只有兩個：退休以後，去北京看看天安門，再到加拿大看他移了民的姐姐。

卓別林說，人生近看是悲劇，遠看是喜劇。我覺得，父親已經能將過去的事情和痛苦慢慢咀嚼，接受自己的一無所有。但有一件事，他仍然無法釋懷。

「你之前不是開過一家燒味店嗎？」「哪有開？」他否認一個事實。「你騙誰？」「那不算是一盤生意，只是過過老闆癮而已。」

他曾經開過一家燒味店，自己當老闆。店在橫街裡，人流不多，做的都是街坊生意。後來不知道為什麼就關掉了。現在每次談到他都不想提——比起成為賭徒，他更不想提到這件事。他表情很沮喪。我不知道為什麼。

父親轉過來問我幾時走，但我也正值迷惘：不知道，可能遲一點吧，多寫一些文章先。他淡淡說，「那你訪問我吧，寫我也行啊！一個失落的油雞佬的故事。」我說：「好。」但我知道，文章最後有沒有寫出來根本不重要。他要的是像賭錢一樣，是過程，一個人聽他講話的過程。